

# 父亲走了

□江阴 孙海燕

父亲走了,走得很突然。父亲晚年身体不太好,因为患有肺气肿,常常要靠氧气机辅助呼吸。年前他还好好的,没想到开过年来病情急转直下。到了7月份,他基本已经失去了呼吸功能,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。

陪床的这些天来,是我成人后的30多年里,第一次全天候与父亲在一起。我坐在床前,看着他,两人仿佛一起回到了那久远的记忆之中。

父亲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。1980年,我7岁时,父亲在大冈街上盖了一座两层小楼,那时候还是挺稀奇的。晚上为了看守建房子用的材料,父亲就带我睡在工地旁边的一户人家的猪圈里。冬天,在地上铺上稻草,我和父亲紧紧抱在一起躲在被子里,虽然外面很冷,但我在他怀里很暖。

父亲感慨地说:“那时候,你才一点点大。”他扭过头,闭上双目,似乎在责备自己让孩子受了苦。我告诉他,其实现在想来也没什么,我记得那些夜里自己睡得特别香,因为父亲的体温真暖和,还有父亲平缓而顺畅的呼吸,让我觉得非常心安。

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跟他去大冈镇上的公共浴室洗澡,因为每次洗完浴室都会送上一份一切四的

白萝卜给我吃。我那时没东西吃,能吃到白萝卜就开心得不得了。我以为是免费赠送的,所以隔三差五总吵着要去浴室洗澡。

直到很多年后,谈起此事,父亲才说:“那不是浴室送的,是我花钱买的。”

父亲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。父亲是一个老高中生,有一定的文化修养,先后做过代课老师、眼科医生。他当医生的经历,有点传奇。

他年轻时跑去盐都北龙港医院,毛遂自荐、拜师学艺。师父看他意志坚定,各方面条件也很好,就破格收他为徒。父亲学成后,就到大冈中医院坐诊。没几年就小有名气。不管是眼睛斜视,还是青光眼、白内障,甚至是一些疑难杂症,父亲都手到擒来。

父亲做医生期间,为了补贴家用,还学会了扎灵车、灵房。他自己扎、自己雕、自己写、自己画,无一不精。

他酷爱书法,写得很不错。不少人向他求字,他总是乐此不疲。他也经常写写诗、写写词。华西民族宫里挂的一副对联——村泰民乐终归社会主义好,政通人和还是领导班子强,就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父亲是一个宽厚善良的人。父亲一辈子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也时常告诫我做人做事要讲原则、要有底线。老家乡里铺路,村

里修桥,家族建祠堂,他总提醒我,这个钱不能少,一定要花。

从小到大,他对我的教育一直很宽松。1989年,盐城中学提前招考,父亲陪我坐公交车去城里考试,那是我第一次到盐城去。那次考试很重要,结果我考砸了,但父亲没有一句责备。

1992年,我18岁,当时我还在家中做石棉瓦,但在母亲买菜包肉的一张《新华日报》上看到了华西村的消息,感到,我们中国还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村庄,于是决定去华西打工。父亲非常支持我的这个决定。那时家里没钱,他就骑车到村上一户人家借了500元钱给我。1997年,我把父亲接到了华西生活,并成为了华西村民,此后的20年确实是他最为享福的20年。

弥留之际,我在他耳边鼓励他说,弯扁担不会断,父亲您要坚强,一是争取活到“8”字头,就差两年而已;二是争取看到第四代,孙女正在备孕中;三是争取看到孙子上大学,还有三年。

父亲终究没能争取到,他走了。我想父亲走的时候,有遗憾,也没有遗憾。

遗憾的是,他还有未了的心愿。没有遗憾的是,他知道我们会帮他圆了这些心愿。

## 与一个瓜相遇

□连云港 王跃

这些瓜长得很拼,像身后有追兵,不要命似的飞奔,往一个方向。尤其是雨后,势头更猛。瓜藤长得比大拇指还粗,瓜叶团团如盖,和荷叶有一比。

在地上摆谱还嫌不过瘾,不久爬上了桃树,擎着朵朵耀眼的黄花,喇叭状,风中隐约传来“呜啦呜啦”的吹奏声。瓜梢龙头一样探出身子,吐出的瓜须,宛若丝线,悬在半空,学姜太公钓鱼?如此高调,应该躲不过物管的“法眼”。

当初认领这块地是签了协议的,只能种花种草,不能种瓜种豆。我是明知故犯,在园子里偷偷栽了一些瓜。起先小模小样,安分守己,我倒也心安,觉得不会捅娄子。谁成想初夏来了,在一阵阵热风的鼓荡下,膨胀了。不只是女大十八变,一个瓜也会多变。

这不,真的把物管“钓”来了。一天,天气不错,本该是瓜叶、瓜花精神抖擞的时候,结果全都蔫蔫的,细看才知根部早已是乱作一团。不用

说,这是物管的作为,一通乱拽,高调的瓜们迎来一记闷棍。

几天过后,瓜地还是一片狼藉,蹊跷的是,紧贴篱笆边有瓜,鲜枝活叶,这场灾难中也有幸存者?打扫卫生的阿姨惊喜异常,悄悄对我说,这个是活的,赶紧套,给它结瓜。所谓的套瓜花其实是给花人工授粉,否则瓜长着长着就萎缩了。植物世界也讲究男欢女爱的。当然,蝴蝶、蜜蜂等昆虫也可以充当媒介,但还是人工授粉来得巴适。

我决定不再操心,是死是活已由不得我,假如哪一天结出纺锤似的瓜,再遭遇强拽,那不仅是辣眼睛,还是戳心窝。阿姨说,假如他们要不检查呢?

生活之所以美,在于处处寄寓着希望。哪怕面对一棵劫后余生的瓜。

一场混战后,瓜不动声色地潜伏在篱笆下,按部就班,铺藤散叶,像不幸从未发生。我偶尔看它几眼,活还是不活,结还是不结,随它心意。对于一棵死里逃生的瓜,活着已是

幸事,再抱以希望,就是残忍了。

扫地的阿姨,尽管年龄不小了,好奇心也重得像个孩子。有一天清晨,她激动地向我比划,说结了一个大瓜!大瓜?我有点蒙,哪来的大瓜?我可没有帮它拉郎配哦!难不成它自由恋爱了。在她细心的指引下,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,我果然发现一个瓜,胳膊粗,纺锤形,一尺多长,静静地卧着。如果不仔细看,根本发现不了。

在无望中与一个长成的瓜相遇,心情瞬间复杂得像晒干的丝瓜瓤,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理起。

在成为瓜的路上,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?默默地深埋在绿叶间,偶尔享受着铜钱大小的阳光?极力绽放着美丽的花朵,诱惑蝴蝶、蜜蜂爱上自己,然后悄悄地谈一场恋爱?裸露在一场场风雨中,与风撕扯,和雨打嘴架……

面对一个已经长大的瓜,谁有兴趣打探它在长成的过程中,经历了什么。人们只想分享它的味道,然后说三道四,包括我。

叫声在空明的水天之间格外清脆。

轻轻地踏上碎石小路,微风阵阵拂过,传来荷塘的呼吸,空气中飘浮着细微的沁人心脾的气息。水面上,安静的荷叶一片又一片相互连接,缝隙中,漂浮着些小小的圆圆的水绿色浮萍,紧贴着湖水,整个荷塘绿意连绵。漂浮的荷叶,是硕大的、完美的圆形,以最单纯的姿态,打动着我的心灵。一只小青蛙在荷叶上跳跃,晶莹的露珠在荷叶上面优美地舞蹈,这一刻,仿佛自己的心也在荷叶上飞翔。

荷叶间,一支支绿茎以高贵优雅的姿态亭亭玉立,呵护朵朵粉红荷花。粉红,是一种奇特的颜色,花中粉红的很多,大多颜色较浓,但荷花的粉红是最柔的粉红,白中带粉,粉中透红,含蓄温柔,婴儿般纯洁,叫人一见就心里欢喜。

突然间,我发现有一支绿茎上,孕育着两朵花蕾。藕花深处田田叶,叶上初生并蒂莲。我不由惊喜地喊出声,惊飞了一只正在树上休憩的鸟儿。这一对娇羞的并蒂莲,像两个披着轻纱,在湖上沐浴的仙女,含笑伫立,嫩蕊凝珠,盈盈欲滴。

想起在新闻里看到,南京玄武湖的一株并蒂莲被游客摘走,留下一截孤独的绿茎;杭州西溪湿地一株开放的并蒂莲,也并两女子摘走……这株开放在乡间荷塘的并蒂莲,也许寂寞,没有如织的游人前来观赏,但在寂寞中,却开得如此恣意。

有农人朝这里走来,一条小狗在他跟前撒欢。就要离开荷塘了,脚步依然轻轻,心中却是万般不舍。再回首,一只不知名的有着彩色羽毛的小鸟,正在那棵倾斜的树上歌唱。

## 阶前梧叶已秋声

□上海 金惠

虽然夏日的炎热还不愿褪去,但初秋还是迈着轻盈的脚步到来。天高云淡的日子里,风儿渐渐微凉,空中的蓝色也越发变得清澈,柳树依然在风中摇曳着优美的身姿,梧桐树偶尔落下零星的黄叶。秋日不知不觉粉墨登场了。

初秋的到来,让田野的浅绿变成了墨绿色,那颜色下面藏着多少生机,有着多少希望。田间的老农悠闲地溜达着,想着丰收的希望,一抹喜悦在脸庞绽放。果园里的老婆婆笑容满面,篮子里的各种水果溢满着她们的幸福和快乐。秋风吹动的时刻,白云带着丰收的喜悦,带着对未来的憧憬,已经飘飘然了。

初秋的美是成熟的,不像春那样玲珑,夏那样热烈,冬那样深沉。初秋的日子,适合慢慢欣赏、品味。无论是三五好友邀约去大自然中欣赏初秋的美景,还是独自走出去品尝初秋的意境,那一份秋的不俗都让人心神摇曳,陶醉不已。欣赏初秋,可以感受到初秋的那一份笃定、淡雅、

超脱的意境来,而且明白初秋过后,是一份收获的希望和喜悦。

初秋多了一份经过夏日历练过后的从容和淡定,全身蕴集着智慧和美,看上去韵味十足。她端庄婉约,轻轻地舞动身姿,在微风里,在花丛中,展露那一份醉人的妩媚。她是庄重的,却不失色彩斑斓,让人在看花蕾绽放,看落叶飘零时,不禁秋心荡漾开来。

远处的田野飘来的稻花香,才让人想起秋天来了。漫步落日下的初秋里,听到黄昏的蛙声一片片,惊醒了那一份夏日的迷茫,让心慢慢沉醉在稻花香里。这可谓是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意境了。

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时光总是疾走如风,昨日枝头的风情万种转眼便叶落飘零。蝉鸣如此的飘渺,蛙声也在渐行渐远,荷花已经凋谢,树木开始了蜕变。初秋的日子,洋溢着收获的喜悦,增添着成熟与厚重,带着诱人的韵味与风情。

## 带枝毛豆

□山东昌乐 路来森

闲暇无事,于小城街道上闲逛,街角处,见一老农蹲坐街边,身前一堆青葱之物,走近看时,才发现竟是一束束带枝毛豆。心中大喜,暗自叹曰:“久不见此物矣。”

带枝毛豆,顾名思义,就是带在豆棵上的毛豆。如今,毛豆四季皆有,但至少在北方,春冬时节所吃的毛豆,大多为冷储之物,即秋天采下,放于冷藏室中,然后,异季销售。虽然表面上看去,毛豆依旧青青,但却绝非是“时鲜”之物了。

而带枝毛豆,就必得是时鲜之物,因为那青黄色的秸秆以及粘带泥土的须根,是根本骗不了人的。

其实,早在拥有冷储技术之前,带枝毛豆,作为时鲜之物,早就广泛存在了。

清人沈太侔,在其《春明采风志》《果子摊》一文中,记北京水果:“中秋临节,街市遍设果摊:鸭儿梨、沙果梨、白梨、水梨、苹果、林檎、沙果、槟子、秋果、海棠、欧梨、青柿、鲜枣、晚桃、桃奴。又有带枝毛豆、果藕、红黄鸡冠花、西瓜。”其中,就写到带枝毛豆,并且还点明了其出现的季节:中秋前后。

确实如此。春种的毛豆,因为种植时间早,常常是在秋初上市;而玉米地中夹带的毛豆,种植时间稍晚,则就恰好在中秋上

市了。

回忆儿时,居住乡村,一到秋天,野外“偷食”毛豆,便成为了一件常事、乐事。三五孩童,相携来到田野,瞅准一块即将成熟的豆田,便在田埂下“支锅生灶”了。分工合作,有人,负责到豆田中拔取毛豆棵;有人,则负责“支锅生灶”。所谓“锅灶”,其实很简单:找几块大小相仿的石块,堆出一个圆圈,然后,在“圆圈”中放入干牛粪,即可。待“支灶”的工作做毕,拔取豆棵的人,也就把带枝毛豆“偷”回了。一切就绪,点燃干牛粪,然后,将豆棵置于燃烧的牛粪上,此之谓“烤毛豆”。其间,要不断翻动豆棵,以便烤得均匀。拔取的豆棵,因为连带着豆叶,豆叶燃烧时,便发出“哔哔剥剥”的声响,感觉极其清脆悦耳。一段时间后,毛豆渐熟,软糯的豆香,散溢开来,诱人极了。

大人们吃带枝毛豆,就吃得相对风雅一些。

寻常农家,也是喜欢食带枝毛豆的。通常的吃法是“馏”。做饭的大铁锅,锅中添水,锅上端处,放一篦梁,豆棵就放置在篦梁上。时间不用太长,水开之后,毛豆即熟。全家人,人举一棵毛豆,纷然摘食,那份熙攘、热闹的景象,也让人觉得风情摇曳。

哎,不说了。秋风又起,回家,“馏”毛豆去——一定是“带枝毛豆”啊!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39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